



小神 仙

下冊

吕天逸 著
XIAO
SHENXIAN



世界出版社

吕天逸◎著



世界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神仙 : 全2册 / 吕天逸著.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012-5451-4

I. ①小…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64196号

出品人 赵 雷
总 策 划 紫 总 小懒菌
责任编辑 余 岚 刘 喆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封面设计 樱 瑄
内文设计 尹志亮
护封绘制 银狐之殇
赠品绘制 弦得凰 吓 语 银狐之殇

书 名 小神仙 (下册)
Xiao Shenxian (Xiace)
作 者 吕天逸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销售电话 010-65265923 010-5773544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印张 880×1230毫米 1/32 8印张
字 数 253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5月第一版 2017年5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451-4
定 价 59.80元 (全2册)

目录 Contents

▶ [卷三] ◎小衰神 001

▶ [卷四] ◎小凤凰 105

▶ [卷五] ◎小明星 173

小衰神

叶飞舟迅速跳起来，却崩溃地发现自己刚刚摔脱手的雨伞已经被一阵狂风吹到了马路对面，倒霉的叶小少爷拍了拍书包上的水，正想穿过马路去捡伞，一辆霸气十足的黑色吉普突然一个急刹停在他面前。

第一章

暴雨滂沱。

据新闻上说，这是自2008年以来这座城市最大的一次降雨，全市大范围积涝，有些地势低洼的小区已经被水淹到了一楼。

但即便是这样，学生和上班族也仍然要风雨无阻地出门。

在距离某座省重点中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一辆小轿车停在积水的路边，司机放弃了启动发动机的打算，满面愁容地望向坐在车后座乖乖抱着书包的少年，抱歉道：“少爷，车好像是坏了，我下去拦一辆出租，您先去学校吧。”

后座上的少年穿着一身蓝白色的夏季校服，脚上蹬着雨靴，脸蛋长得精致又讨喜，一双琥珀色的大眼睛，目光柔软干净，唇角自然地微微上翘着，天生带着几分笑意。

他叫叶飞舟，是本地财富排行榜常年稳居前十的大富豪叶景山的独生子，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少爷。

“不用了李叔叔，这天气拦不到车的。”叶飞舟对汽车抛锚之类的事早已经习惯，反正接送自己上下学的车子平均七天就要因为各种原因抛锚一次，车也换过好几轮了。可是没有任何用，叶飞舟早已在心中认定了这是因为自己倒霉的缘故，甚至当今天早晨起来看见这么大雨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今天去学校的路上一定不顺利”，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叶飞舟在心里苦笑了两声，拿起后排座上的伞，把书包反过来背在胸前防止打湿，然后对司机露出一个宽慰的微笑道：“只剩两公里，我跑过去就行了。”

司机松了口气，点点头叮嘱了两句，叶飞舟便推开车门打起伞，朝学校的方向跑去了。

暴雨倾盆而下，将脚下地面浇得水光缭乱，令人几乎看不清道路。

今天第一节是物理，这位物理老师是全校脾气最暴躁的，没有之一，而且他似乎特别喜欢和叶飞舟过不去。

叶飞舟一点儿也不想在他的课上迟到，于是脚下的步子便快了些，结果跑着跑着脚下忽然一滑，整个人向前扑了过去，呈大字形惨烈地跌倒在地……

叶飞舟迅速跳起来，却崩溃地发现自己刚刚摔脱手的雨伞已经被一阵狂风吹到了马路对面，倒霉的叶小少爷拍了拍书包上的水，正想穿过马路去捡伞，一辆霸气十足的黑色吉普突然一个急刹停在他面前。

叶飞舟定睛一看，是一辆已经停产了很久的悍马H1。

“上车。”透过半开的车窗，隐约能看见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男人。

叶飞舟被滂沱大雨拍得七荤八素，赶忙拉开车门坐了进去，上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迅速地扫了一眼车后，确认后排座上没有人后，他才放下心道：

“我想去三中，您顺路吗？”

因为七岁的时候他被绑架过一次，虽然将近十年过去了，叶飞舟对陌生人仍然有些戒心。

那人开口，缓缓道：“你去哪里，我都顺路。”

慢悠悠的腔调，低沉而轻柔，如同夜色中的大提琴，有一种别样的性感。

叶飞舟愣了一下，抬眼望过去。

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一个大约二十三四岁的年轻男人，他有一张无可挑剔的俊脸，眉眼在昏暗的光照下显得异常漆黑，高挺笔直的鼻梁下，是一边唇角扬起的嘴巴，笑得有点儿坏，米色的休闲装似乎有些包裹不住那鼓胀漂亮的胸肌似的，布料微微紧绷着，半袖下的小臂肌肉线条流畅漂亮，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按着变速杆。

——一个相当英俊、性感逼人的男人。

车子开了起来，叶飞舟面颊微热地转回去，看着水顺着自己的额发滴到校服上，不好意思道：“抱歉，我都湿透了……”把车子也弄湿了。

叶飞舟后半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出来，对方已经递了一张面巾纸过来，没等叶飞舟伸手接，而是直接轻轻按在了他脸上，像是要帮他擦似的，他的指尖轻轻在叶飞舟湿漉漉的脸蛋上碰了一下，道：“没关系，擦擦。”

叶飞舟接过面巾纸，擦了擦脸和滴水的额发，然后打开书包翻了起来。

为了不把书包淋湿才特意朝前面背的，没想到却偏偏摔了个狗啃泥。

不，也不应该说没想到，反正自己一向就是特别衰的，总是怕什么来什么，不信邪都不行。

然而幸运的是，书包里的学习资料完全没有浸湿，只有一个放在最外面的笔记本湿了一角，不过上面也没记什么重要的东西。

叶飞舟放松地舒了口气，拉上了书包拉链。

“东西没湿？”开车的人敏锐地注意到叶飞舟的动作。

“没有。”叶飞舟心情很愉快。

“知道为什么吗？”那人伸出一只修长的手指，在空气中晃了晃道，“因为我的手指刚才碰到你了。”

叶飞舟幽幽地看了他一眼，虽然完全不信但仍客气道：“谢谢。”

“我叫沈行云，”那人自来熟地自我介绍起来，“幸运的谐音……你呢？”

叶飞舟琥珀色的大眼睛眨了眨，指了指窗外的学校大门，强行岔开话题道：“我到了。”

虽然对方大概是个好人，不过叶飞舟并不太想告诉陌生人自己的名字。

沈行云眉毛一扬，微笑道：“我有伞，借给你。”

“那就麻烦您了。”叶飞舟无法拒绝，身子淋湿了不怕，书淋湿就糟了，“在哪里？”

沈行云没说话，解了安全带一倾身，整个人忽然往叶飞舟身上压了过去，悍马车身宽阔，驾驶位与副驾之间隔了很宽的一段距离，因此沈行云上半身几乎是趴在叶飞舟腿上的，那结实的小臂轻轻压着叶飞舟的大腿，一股淡淡的男士香水味道扑面而来，叶飞舟一惊，脊背紧张地绷直了，整个人瑟缩了一下。

叶飞舟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沈行云就迅速地坐了回去，手里拿着一把从叶飞舟右手边的储物盒里掏出来的折叠伞，似笑非笑地放在叶飞舟腿上：“给。”

“谢谢。”叶飞舟略尴尬。

刚才他居然有一瞬间把人家当变态……

见叶飞舟就要下车了，沈行云突然伸手在他裸露在外的手腕上拉了一

把，慢悠悠地问：“你要怎么还我？”

“您给我留个电话，明天我让司机给您送过去。”叶飞舟礼貌道。

“好啊。”沈行云眼睛一亮，报了一串数字，“你给我打过来。”

然而叶飞舟不仅没有当场打过去，而且连手机都没拿出来，只是复述了一遍，随即一脸认真道：“我背下来了。”

沈行云眉梢一抽：“……”

“再见，今天多谢了。”叶飞舟乖巧地一笑，打着伞快步走进学校大门。

沈行云目送着叶飞舟的身影渐渐远去，直到完全看不见了，他才收回目光。

“我不就耽误了半个月吗……”沈行云发了会儿怔，表情忽然一变，咬牙切齿地在方向盘上狠狠捶了一拳，悲愤地咆哮道，“怎么都长这么大了？！”

上课铃声响起，叶飞舟悠悠地叹了口气，从书桌里拿出昨天发下来的物理考卷。

卷面上大片大片的红叉，写在最中间的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分数，数字末尾的卷纸还被红笔微微划破了。

可见判卷人的愤怒之情……

这真是太可怕了，叶飞舟一脸放空地看着自己的物理考卷。

其实他学习还算不错，总成绩一直在班里排在前十名，只是偏偏学不明白物理这一科，为了补习物理家教已经换了十几个，叶飞舟也拼了命去学，可是随着课业难度的提高成绩不升反降。

这次月考物理又考砸，看来家教又得换了。

“……”叶飞舟生无可恋地看着红彤彤一片的选择题栏。

大题不会答就算了，怎么连选择题都蒙不对一道？！

蒙几个错几个，也真是倒霉到一定程度了……

刚开始，叶飞舟蒙物理选择题都是闭着眼睛瞎蒙，结果意料之中地全错。于是绝望的叶小少爷开始寄托于玄学，可是仍然没有任何用，如果今天全蒙C，那么正确答案就必然一个C都没有，如果三短一长选一长，那正确答案就必然是三短之一，如果三长一短选一短，那正确答案就必然在三长中

间，后来失去理智的叶飞舟开始在物理考场上抓阄，可是不仅仍然选不对而且还因为搞小动作被撵出考场罚站……

不想回忆了……这悲催的物理人生。

看见物理老师走上了讲台，叶飞舟像个小老头一样满面愁容地叹了口气。

他一直怀疑物理老师是不是故意和自己过不去。

这位物理老师是个留着山羊胡的小老头儿，性情古板，脾气暴躁，爱骂人爱罚站，不过自从物理科任老师换成他之后，同学们的物理成绩也是实实在在地提升了一大截，当然，叶飞舟除外。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物理老师每节课都换着花样提问叶飞舟，叶飞舟的学号是13号，于是每节物理课老师的画风都是这样：

“今天是13号，请13号同学回答问题。”

叶飞舟一脸放空地起立……

“今天是16号，又是星期三， $16-3=13$ ，请13号同学回答问题。”

叶飞舟一脸放空地起立……

“今天是25号，请25号同学的同桌回答问题。”

叶飞舟一脸放空地起立……

如此这般，老师看似只是随意抽取，但就是这么巧，叶飞舟几乎每节物理课都会被点到，而且问的往往还是最难的问题，然后叶飞舟就会因为回答不好被物理老师臭骂一通撵去教室最后面罚站。

不过今天叶飞舟的运气似乎破天荒地不错，物理老师一连叫了五个同学回答问题，却一直没有喊到叶飞舟，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动，离中午放学的时间还有五分钟，叶飞舟稍微放松了警惕。

“最后这道大题的解题思路我上个星期讲过，所以这次我不讲，我要请一位同学来讲。”讲台上的小老头摸了摸胡子，抬头看了眼日历，道，“今天是……”

叶飞舟心虚地垂下眼帘，完全不敢抬头看老师。

“别慌，我罩你。”叶飞舟的同桌，一个叫陆凡的物理学霸压低嗓门安慰他道。

“不许交头接耳！”物理老头精神矍铄，啪地一摔黑板擦，指着陆凡严厉道，“去后面罚站！”

“……”陆凡一脸懵地拿起卷纸走到最后一排过道站好。

物理老师：“这位同学的同学请起立，讲一下你的解题思路。”

叶飞舟生无可恋地起立，低头看着卷纸，白净的脸蛋一点点涨红了：

“我……这道题……”

五秒钟的安静之后，物理老师开始数落叶飞舟，叶飞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垂头丧气地听着，在心里暗地给自己打气——忍一忍，就快放学了。

然而这时，一阵不知从哪吹来的妖风忽然哗啦一声掀起叶飞舟桌上平摊着的卷纸，直接吹出了窗外。

叶飞舟倒抽一口冷气：“……”

这是要完！

“行啊，现在你们这帮学生真是长能耐了，老师说两句还把卷纸扔出去了？谁惯的臭脾气？”物理老师气得胡子直抖。

叶飞舟慌忙辩解：“不是的老师，是风吹的。”

“还狡辩！”物理老师怒摔粉笔，“风怎么不吹别人光吹你呢？”

叶飞舟无辜地睁大了眼睛：“……”

我！也！想！知！道！啊！

物理老师更气道：“你还敢瞪眼睛？”

叶飞舟立刻把眼睛眯起来，委屈得想哭：“……”

我只是眼睛大啊。

“出去捡，捡不着以后我的课你别上。”物理老师狠狠瞪了他一眼。

叶飞舟如同接到圣旨，忙不迭往教室外跑去，然而昨天晚上大扫除教室地板刚打过蜡，跑过讲台时叶飞舟脚底一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然后一脸蒙圈地一路滑到门口！

教室里寂静了一秒钟，随即同学们哄堂大笑。

叶飞舟一骨碌爬起来，头也不回地跑下楼，俊秀的脸蛋涨得通红一片，尾椎骨疼得像针扎一样。但是此时中午放学的铃声已经打响了，同学们很快就会走出教室，所以叶飞舟不想停下来，只想快点跑到教学楼外自己

待着。

我怎么会这么倒霉，简直就是衰神转世，叶飞舟难过地想。

出了教学楼，叶飞舟绕到楼后自己班的教室下，难受地弯着腰，四下寻找那张倒霉的卷纸。

这时，一个有点耳熟的声音从叶飞舟身后响起：“你在找这个吗？”

尾椎骨疼得厉害，叶飞舟只能像个小老头似的慢慢转过身。

站在身后的，居然是那个上午在暴雨中载过自己的年轻男人，他有一张令人过目不忘的脸，叶飞舟瞬间就认出来了。

沈行云晃了晃手里的卷纸，递给叶飞舟，嘴角一扯露出个坏笑：“考砸了啊，叶同学。”

“嗯。”叶飞舟不好意思地抿了抿嘴唇，把物理卷纸的分数朝里叠了两次，道，“谢谢。”

沈行云的眼睛在叶飞舟身上一扫，看他站姿别别扭扭的，便不动声色地走近了一步，道：“我路过，碰巧捡的。”

“哦。”叶飞舟迷茫地看了眼那辆停在学校围栏外的悍马，心想刻意翻墙进来也能算是路过吗？

毫无预兆地，沈行云突然伸手抚上叶飞舟的尾椎处，轻轻按了一下，道：“这里在痛吗？”

“嘶……”叶飞舟疼得直抽气，急忙挥开沈行云的手道，“别碰。”

沈行云收回手：“刚才摔了？”

“摔了一跤。”叶飞舟慢吞吞地转回身，慢吞吞地往教学楼门走，边走边道，“应该是骨折，没大事。”

沈行云的神情顿时变得很迷离：“……”

叶飞舟平静得出奇：“我前年这里也折过，和现在的感觉一模一样。”

从小到大各种部位加起来骨折过十次有余的叶小少爷已经折出经验了。

沈行云眼神一变，整个人的气息瞬间变得很危险，好像在强压着火气。

“我叫司机送我去医院，”叶飞舟贴着墙根慢慢蹭着走，扭头冲沈行云

道，“不用担心我，您去忙吧。”

沈行云快步跟上，一把按住他肩膀，沉声道：“我送你去。”

叶飞舟摆手想拒绝，却被沈行云强行背了起来，往校门口一路小跑过去，正是中午放学的时间，校门大开，沈行云轻松地背着叶飞舟出了学校。

“沈先生……”叶飞舟觉得不妥，想从沈行云背上跳下去，但是越来越无法忽视的疼痛已经让他连动都不敢动了，于是只好徒劳地解释道，“这个部位骨折没大事，上次都没有做手术，您还是放我下来让我自己叫司机吧。”

“不行。”沈行云脸色很黑，打开车门把叶飞舟放在后排座上。

叶飞舟很有经验地挑了个最不会压迫伤处的姿态躺下了，见对方是铁了心要送自己去医院，便不再抵抗，小心翼翼道：“那就麻烦您送我去人民路上那家骨科医院，我最近几次骨折都是在那儿看的。”

如果是坏人的话上次就下手了，所以肯定不会是坏人，叶飞舟想。

“最近几次……”沈行云一边自言自语地重复着一边坐进驾驶位，握着方向盘的手背青筋暴突，一脚油门冲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突然没头没脑地抛过来一句，“对不起。”

叶飞舟悚然一惊：“对不起什么？”

绑架之前的忏悔吗？！

正是等红灯的当口，沈行云回头，定定地望着他，那双深邃漂亮的眼睛微微发红，薄唇抿成一条线，神情像是有些内疚。中午的阳光透过半开的车窗洒下来，将那张俊美面容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描画得愈发清晰深刻。

咔嚓一声，叶飞舟拿起手机给沈行云的正脸照了张照片。

沈行云：“……”

叶飞舟埋头给同桌陆凡发微信：“我摔伤了，这个人送我去医院。”

沈行云凉凉地加了句：“车牌号是J8542。”

叶飞舟尴尬地咳了一声：“我没有那个意思的，沈先生。”

边说边又低头给陆凡发了一句：“车牌号是J8542。”

“……”沈行云气得直磨牙。

第二章

沈行云顺利地把叶飞舟送到了那家骨科医院。

叶飞舟的检查结果是轻微的尾椎骨骨折，不用手术，也不建议住院，医生给开了些帮助恢复与止痛的药，叮嘱要卧床静养一个月，少动少坐。

可是还要上学啊，怎么可能在家静养……叶飞舟疼得难受，一头冷汗地给班主任打电话，先请了半天假。

这时，沈行云拎着一口袋新开的药朝叶飞舟走过来，边走边拿着一盒药看说明，两道长而飞扬的眉，秀长的眼睫低垂，形状优美的嘴唇轻轻抿着，姿态优雅而潇洒，简直像从漫画书里走出来的人物一样。他这么出现在医院的走廊里，旁边路过的人几乎全都会多看他一眼，连叶飞舟都跟着晃神了片刻，骨头都没那么疼了似的。

乱想什么呢？叶飞舟狠狠在自己胳膊上掐了一把。

“药开好了，先吃上。”叶飞舟正胡思乱想着，沈行云已经走到了近前，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瓶纯净水，在叶飞舟眼前拧开了，眉毛一挑露出个坏笑道，“新买的，下不了迷药，放心。”

叶飞舟的小脸唰地红了，他接过纯净水小声道：“对不起，我不该乱怀疑的。”

“没事儿，不怪你。”沈行云大度地摆摆手，把药片往叶飞舟摊开的手心上一放。

叶飞舟一仰头，把药吞了进去，纤细白净的脖子完全暴露在沈行云眼底。

沈行云目光灼热地把叶飞舟从头到脚扫了个遍，见他已经把药片和水咽进肚了，便压低了声音含笑道：“因为我其实还真挺想绑架你的。”

叶飞舟：“……”

“但是我不要赎金，”沈行云凑近了些，身上的香水气息暧昧地缠了上来，“我就把你养在家里，天天看着。”

叶飞舟缓缓睁大了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心里一阵发慌，干笑道：“沈先生，您……说什么呢……”

沈行云低低地一笑，岔开话题道：“我先送你回家，医生不是让你卧床静养吗？”

于是叶飞舟又被他不由分说地背了起来，朝停车场走去。

到底是个还在念书的小孩子，叶飞舟被沈行云刚才那番话撩得乱七八糟的，连骨头疼的事都忘了大半了。正当叶飞舟在脑子里迷迷糊糊地思索着那句“把你养在家里天天看着”究竟是几个意思，沈行云忽然很煞风景地来了句：“拍片加药费一共五百一十八，我就算你五百好了。”

叶飞舟怔了一下，忙道：“好的。”

中午那会儿他出去得急，校服口袋里没揣钱，来医院的费用都是沈行云垫付的。

“您给我留个银行卡号，我晚一点把钱打过去。”叶飞舟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不行，”沈行云一反常态，拉开悍马的后车门，把叶飞舟安顿好了，然后一脸抠门儿道，“我现在就要。”

叶飞舟默默一窘：“……”

“微信转账给我，乖。”沈行云似笑非笑地瞟了一眼叶飞舟拿在手里的手机，报了一串微信号。

叶飞舟挣扎道：“我晚一点打进银行卡不行吗？”

沈行云语出惊人：“也行，那就把你绑走卖掉。”

叶飞舟吓了一跳：“你说什么呢？”

沈行云乐了：“那就加微信，二选一，你选吧。”

叶飞舟：“……”

套路，都是套路！

成功加上了叶飞舟的微信，沈行云愉快地吹了声口哨，坐进驾驶位，无比自然道：“你家在哪儿？”

越来越感觉哪里好像不太对的叶小少爷像一只即将掉进陷阱的小兔子，徒劳地挣扎道：“那个……不然我还是叫司机来接我吧，吃了药好像不怎么疼了，我在这儿等一等……”

沈行云抬了抬眉毛，打断道：“不说是吧，那就回我家。”

说着，车子还真的朝和叶飞舟家相反的地方开过去了。

叶飞舟无奈地用手机打开导航，定好地点递过去：“还是送我去这里吧。”

只半天不到，自以为戒心很强的叶小少爷就把自己卖了个干干净净。

“遵命。”沈行云抬手潇洒地敬了个礼，然后调头按照导航的路线开了起来。

叶飞舟舒了口气，侧身躺在后排座上，不出声了。

“叶小朋友，你不用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吗？”车子开了一会儿，沈行云忽然问道。

“还是……不打了吧。”叶飞舟犹豫了一下，轻声道，“我爸妈在国外，下周才能回来，告诉了只能让他们白担心而已。”

沈行云瞄了他一眼：“那我去你家照顾你怎么样？”

叶飞舟飞快摇头：“不用。”

沈行云了然：“也对，你怕我把你家保险箱搬走。”

“不是，”叶飞舟解释道，“家里有保姆照顾我。”

而且保险箱是嵌在墙里的谁也搬不走……

沈行云不死心：“那我接送你上下学。”

叶飞舟继续拒绝：“我家有司机。”

沈行云不悦道：“总是拒绝我，我不高兴了。”

叶飞舟不好意思道：“我不是故意的。”

“那下一个要求不许拒绝。”沈行云在后视镜里对叶飞舟眨了眨眼睛。

叶飞舟被沈行云弄得晕头转向，但仍不忘守住最后一点理智：“你想的那种事情是肯定不行的。”

沈行云啧啧摇头，一脸痛心疾首：“小小年纪的，胡思乱想什么呢？”

叶飞舟：“……”

这个人，很坏。

“我给你当物理家教怎么样？”沈行云一脚刹车停在路边，回头认真地注视着叶飞舟。

叶飞舟好奇地打量着沈行云：“您是老师吗？”

看起来真是一点也不像。

“不是。”沈行云摇摇头，“我就是个买彩票的。”

叶飞舟眨眨眼睛，困惑地确认道：“卖彩票？开投注站？”

沈行云把字音咬重了些，道：“买彩票的，买，三声。”

“……”叶飞舟活了十六年，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把买彩票当成职业的，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而且有一段时间当叶飞舟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运气不好的时候，他还拿零用钱买过不少彩票做测试，前前后后花了小一万，居然连五块钱都没回本，唯一一张中了三块钱的刮刮乐还是陆凡帮他刮的。从此叶飞舟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确是运气不好，而且还对彩票这种东西产生了阴影，他觉得可能自己这辈子全部的好运气都用在投胎上了，一点儿也没给以后留。

“怎么样？说好的不能拒绝。”叶飞舟正神游天外着，沈行云突然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神秘兮兮地一笑道，“我虽然不是老师，但是我有办法让你考得比现在好，绝对稳妥。”

叶飞舟沉默了片刻，含糊道：“我想想。”

语毕，他往窗外看去，发现已经到家了。

叶飞舟住的地方叫南山别苑，是在本市最繁华的一个区内，可是地脚却很安静，街道两边种满了高大茂盛的悬铃木，将后面两排独门独院的小别墅掩映在葱葱郁郁的枝叶后，清幽雅致。

沈行云下车帮叶飞舟打开车门，扶他下来，关切道：“屁股疼得还厉害吗？”

叶飞舟噎了一下，纠正道：“是尾椎骨。”

“哦。”沈行云上手，轻轻地摸了摸：“那疼得还厉害吗？”

叶飞舟飞快挥开他的手，结结巴巴道：“你、你别摸我屁股……”

沈行云一脸无辜：“是尾椎骨啊。”

叶飞舟：“……”

这个人，很坏。